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trend of Horqin dialect

Mei Ti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Inner Mongolia, 0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usage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of the Tushyitu dialect in the Horqin Tu language region through dimensions of age, occup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usage contex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ree key observations: 1) Age-related transmission gaps exist, with elderly speakers maintaining full proficiency while younger generations show declining competence, and children rarely use the dialect; 2)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emerge, where teachers and media professionals emphasize Mongolian cultural values, civil servants prioritize Mandarin practicality, and other professions face limited dialect usage; 3) Cultural identities manifest in three categories: adherence to pure Mongolian, preference for Chinese, and acceptance of innovation. Usage contexts demonstrate dominance of private Mongolian in personal domains, Mandarin dominance in public domains, and mixed Mongolian-Chinese usage in hybrid settings. Evolutionary patterns show Chinese loanwords permeating technological and daily life domains, Mongolian functions contracting to private domains, youth adopting pragmatic language attitudes, coexist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s, and ongoing debates about language mixing phenomena.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orqin Tu dialect.

Keywords

Keerqin dialect; Current usage; Evolution trends; Tushiyetu

科尔沁土语使用现状及演变趋势研究

铁梅

集宁师范学院, 中国·内蒙古 集宁 012000

摘要

本文以科尔沁土语图什业图地区为调查点,从年龄、职业、文化认同、使用场合维度,探究该土语使用现状与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年龄层面传承链断裂,老年掌握完整土语,中青年能力递减,儿童使用极少;职业上,教师、传媒重视蒙语文化价值,公务员侧重普通话实用性,其他职业土语使用受限;文化认同分坚守纯蒙语、倾向汉语、接受创新三类;场合中私域蒙语强势,公域汉语主导,混合场合用蒙汉混合语。演变方面,汉语借词渗透科技与生活领域,蒙语功能向私域收缩,青年语言态度趋实用主义,文化融合与冲突并存,语言混合现象存争议。研究为科尔沁土语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

科尔沁土语; 使用现状; 演变趋势; 图什业图

1 科尔沁土语使用现状

1.1 不同年龄段

年龄是影响科尔沁土语掌握程度、使用场景与语言态度的核心变量,不同年龄段群体因成长环境、社会需求差异,在土语使用上呈现出鲜明的分层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基金项目】论文是集宁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科尔沁土语使用现状及其演变》(项目编号: jsbsjj1805)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铁梅(1982-),女,蒙古族,中国内蒙古兴安盟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

1.1.1 老年群体(60岁以上)

老年群体(60岁以上)是科尔沁土语的核心传承者,语言能力呈现“完整性”与“传统性”双重特征:不仅能熟练运用土语进行日常口语交流,部分还掌握书面读写能力,对游牧经济(如“套马”“接羔”)、传统民俗(如祭祀、节庆)等领域的特色词汇与固定表达驾轻就熟,甚至能准确使用土语中极具文化内涵的古语、谚语,几乎完整保留了科尔沁土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体系。

1.1.2 中年群体(30-59岁)

语言能力:“半熟练”与“碎片化”并存中年群体的科尔沁土语能力呈现“被动强于主动”的特点:能流畅听懂土语日常对话,但主动表达时存在明显局限。基础交流词汇(如家庭称谓、日常寒暄)掌握扎实,可应对简单沟通;

传统特色词汇(如游牧术语、民俗专用词)大量遗忘,书面读写能力普遍薄弱,仅少数从事文化相关工作能进行基础书写;表达中常出现“汉语补位”现象,遇到复杂句式或陌生概念时,会下意识切换为汉语完成表达。

中年群体的土语使用严格依赖场景,呈现“私域常用、公域不用、特殊场景偶尔用”的分化:私域场景(高频使用):与老年亲属日常相处、家族聚会、邻里闲聊等非正式场合,会主动使用土语,尤其在长辈面前,土语是主要交流语言,以此体现尊重与亲近;公域场景(极少使用):职场办公、公共服务办理、商业交易等正式场合,完全以普通话为主,土语几乎无使用空间,仅在与同乡同事私下沟通时偶尔穿插;特殊场景(选择性使用):参与那达慕、传统节庆等民族文化活动时,会配合场景使用简单土语问候或表达,但整体仍以“汉语为主、土语点缀”为主。

1.1.3 青年群体(15-29岁)

青年群体(15-29岁)科尔沁土语使用特征青年群体是科尔沁土语能力最薄弱的群体,呈现“听懂有限、说不完整”的显著特征:仅能听懂少量日常基础土语词汇,对传统词汇(如游牧术语、民俗表达)完全陌生,复杂句式基本无法理解;主动表达能力严重缺失,多数人仅能拼凑零散短句(如“吃饭了吗”),且发音不标准、语法错误多,无法完成完整对话;无书面读写能力,几乎未接触过土语文字,对土语的认知多停留在“长辈偶尔说的话”层面。

1.1.4 儿童群体(6-14岁)

儿童群体(6-14岁)科尔沁土语使用现状儿童群体是科尔沁土语传承链中“接触最少、能力最弱”的群体,其土语使用呈现“被动接触零散化、主动运用空白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在语言能力层面,儿童对科尔沁土语的掌握局限于“碎片化词汇认知”,无系统语言能力:仅能在祖辈日常对话中,零星听懂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简单词汇,如“奶奶”“爷爷”等亲属称谓、“奶豆腐”“手把肉”等家乡食物的土语叫法,且多依赖语境猜测含义;面对土语句子或稍复杂的表达(如传统儿歌、民俗短句),基本无法理解;儿童的土语接触高度依赖“特定亲属”,且无主动使用场景:校园中,无论是汉语授课还是蒙语授课学校,课后交流、课间活动均以普通话或网络流行语为主,蒙语课堂上的土语学习也多停留在“跟读模仿”,课后无应用场景;家庭中,若父母以汉语沟通,孩子仅在与祖辈(如爷爷奶奶)短暂相处时被动听土语,且习惯用汉语回应,不会主动切换语言;社交场景(如与同学玩耍、线上聊天)中,使用汉语或混合语(蒙汉),土语无任何使用空间,部分孩子甚至觉得“说土语陌生、不方便”,主动回避接触。

1.2 不同职业

1.2.1 教师、学生

教师群体的土语使用与职业属性深度绑定,不同场景下呈现“主动引导”与“选择性适配”的分化。蒙语授课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会系统使用土语讲解知识,尤其在传统文化、文学课程中,会刻意融入土语谚语、民俗词汇;双语教师则会在汉语课堂中穿插土语解释,帮助学生理解民族文化概念;非蒙语学科教师仅在与蒙古族学生私下沟通时,偶尔用土语拉近距离。与蒙古族同事交流、家庭生活(尤其有老年亲属的家庭)中,会优先使用土语,部分教师还会组织亲友开展“土语对话日”,主动维护土语使用习惯。参与教研会议、公共服务办理等场合,以普通话为主,仅在与熟悉的蒙古族同行交流时,短暂使用土语。

学生群体的土语使用受校园环境、家庭氛围影响极大,整体呈现“被动接触多、主动运用少”的特点:校园场景(被动接触):蒙语学校学生在蒙语课堂上会跟随教师学习土语基础表达,但课后交流多切换为汉语;汉语学校学生仅在民族文化社团活动(如蒙语歌学唱、民俗手工课)中,接触零星土语词汇,无系统使用机会。若家庭成员(如祖辈)常用土语,学生能听懂简单日常对话,偶尔用土语回应;若家庭以汉语为主,学生几乎无土语接触机会,仅能通过长辈偶尔提及了解少量词汇。

1.3 公务员、打工群体

以普通话为核心工具,土语定位“情感附属”公务员群体普遍将语言视为职场沟通载体,高度认可普通话的通用性与实用性,认为其是开展政务工作、服务群众的“必备工具”;对科尔沁土语多持“情感认同但实用价值低”的态度,仅少数蒙古族公务员保留对土语的文化情感,不主动排斥但也不刻意学习或使用。

不同场合使用情况,办公会议、政务办理、群众沟通等正式场景中,全程使用普通话,即使面对蒙古族群众,也优先选择普通话交流,避免因土语使用差异影响工作效率;

私域场合,仅在与蒙古族亲属、同乡私下相处时,偶尔用土语寒暄,且多为“汉语为主、土语点缀”,无法完成完整土语对话;参与培训、社交活动等场合,均以普通话为沟通语言,土语无使用空间。

打工群体(多为跨区域务工)的语言选择完全依赖务工环境,若务工群体中蒙古族较少,会默认以普通话为唯一交流语言,对土语的认知仅停留在“家乡话”层面,无主动使用需求;若身边有蒙古族同乡,会因“同乡情感”偶尔使用土语,但不将其视为必要技能。

不同场合使用情况。

社交场合,与工友、朋友日常社交时,全程使用普通话或务工当地方言,土语无使用场景,部分年轻打工者甚至出现“能听懂但说不出”的情况。

1.4 农牧民群体

农牧民群体是土语使用频率较高的群体,使用场景与农牧业生产、日常生活深度绑定,生产场合(高频使用):在草原放牧、田间劳作时,与家人或同村蒙古族农牧民沟通农活(如“喂牛羊”“收庄稼”),会自然使用土语,且常

夹杂农牧业特色词汇(如游牧工具名称、农作物土语叫法);家庭内部、邻里互助、村级民俗活动(如祭敖包、邻里婚宴)中,土语是主要交流语言,尤其老年农牧民间,纯土语交流占比极高,是土语“活态传承”的核心场景;公共场合(低频使用):前往乡镇办理事务(如社保、农资购买)、与外来人员沟通时,会切换为普通话,土语仅在与蒙古族工作人员私下交流时偶尔使用。

2 科尔沁土语演变趋势

科尔沁土语区毗邻汉语东北土语地区,蒙古族和汉族杂居共处,蒙汉两种语言交错流通,频繁的语言接触使科尔沁土语易受汉语影响。

历史上清朝取消限制蒙旗开垦政策后,大量汉族人进入北方,带来了农耕文化和汉语,促进了汉语对科尔沁土语的影响。科尔沁土语中汉语借词不断增加。同时,一些汉语借词的使用频率逐渐高于蒙古语固有词,呈现出取而代之的趋势。

2.1 汉语的影响

汉语作为强势接触语言,对该区域科尔沁土语使用者的影响已深入语音、词汇及语法层面,其中年轻人、学生和教师的蒙汉混合语使用最为普遍。

混合语使用常态化:三类群体的日常交流中,“蒙古语框架+汉语词汇”的混合表达已成常态,尤其在教育场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课堂讨论时的“考试”“笔记”“知识点”,课后交流中的“作业”“课件”等汉语词汇,使用率远超蒙古语固有词,甚至部分使用者已难以准确说出对应蒙古语表达。这种混合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部分句式也明显向汉语靠拢,如日常表达中常直接套用“主语+动词+宾语”的汉语语序,像“我作业写”替代传统蒙古语“我作业写”的“主语+宾语+动词”结构,导致蒙古语传统语序的使用场景不断缩减。

词义方面:汉语词借入科尔沁土语后,受语言环境和使用习惯影响,会出现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的现象。如汉语中的“底子”,在科尔沁土语中除保留“基础”本义外,还延伸出“功底”“底蕴”等义项,实现词义扩大;而“烂的”一词,在汉语中多形容事物腐坏,借入后词义转移为“脏的”,常用来描述物品或环境不洁,这类词义演变进一步丰富了混合语的表达,也反映出汉语对土语语义系统的深度重塑。

2.2 喀喇沁土语的影响

受历史上喀喇沁移民与科尔沁原住民的交往影响,该区域可能存在科尔沁—喀喇沁土语的局部融合特征,且在不在

同群体中表现有差异。

语音层面的局部同化:若调查点临近喀喇沁土语分布区,其语音系统可能出现向喀喇沁土语的靠拢。例如,蒙古语书面语词首塞擦音“tʃ”,在部分年长教师的口语中可能保留科尔沁土语的发音特点,而年轻人因接触更广泛的东部蒙古语变体,可能更接近喀喇沁土语“ʃ”的发音习惯,元音和谐现象也较老一辈更弱。

混合土语的代际差异:教师群体因受传统语言教育影响较深,口语中科尔沁土语核心特征(如特定元音发音、固有词汇使用)保留更完整,仅在部分借词或句式上显露出喀喇沁影响;学生和年轻人则因语言环境更开放,其口语“科尔沁词汇+喀喇沁语音”的混合状态,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混合体系,整体仍以科尔沁土语为基底。

受喀喇沁移民与原住民交往影响,科尔沁土语在语音、使用上渐显融合趋势。除塞擦音、元音和谐的差异外,词汇层面也现交融,年轻人口语中常借用喀喇沁土语高频词汇。代际分野明显,年长教师固守科尔沁核心特征,年轻群体混合特征更突出,整体以科尔沁土语为基,逐步吸纳喀喇沁语言元素,形成动态演变态势。

总之,汉语成最核心影响因素,混合语成主流方向,推动年轻人、学生、教师日常交流形成“蒙古语框架+汉语元素”的混合语,且年轻群体混合程度最深,土语纯口语使用场景持续缩减。喀喇沁土语仅局部融合,且多存在于年轻群体中;教师因保留传统语言习惯,受喀喇沁影响最弱,未形成稳定的跨土语混合体系,科尔沁土语核心特征仍占主导。书面语影响局限于教育场景。土语自身核心特征持续弱化,代际断层显现:受汉语和喀喇沁土语双重冲击,科尔沁土语固有词汇、传统语法的使用率随年龄降低而下降,年轻人对土语纯口语的掌握程度远低于教师群体,土语自身的独立性和传承性面临挑战。

参考文献

- [1] 哈斯额尔敦,《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商务印书馆,2012年。
- [2] 姜根元:《语言接触与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的语音演变》,中国蒙古学,2019年第1期。
- [3] 姜根元:《探析科尔沁土语受汉语的影响原因》,《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 [4] 姜根元:《汉语对科尔沁土语的影响》,中国蒙古学,2012年第3期。
- [5] 常山:《论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形成与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